

作为《神曲》很多年的爱好者,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也是从小第一次读到连环画版《神曲》以来就一直非常感兴趣,同时也造成了少年时心理阴影的一个主题,《神曲》里一些怪兽的源头和形成机制是怎样的?以及但丁在使用它们推进情节时,到底有什么和其他同时期中世纪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从古典到中世纪以来,对于世界的描述,两大最受欢迎的图式之一叫“存在的巨链”,拉丁文叫“自然之梯”,即认为万事万物早就已各就各位。从宏观来看,大家是有物种界限的,也就是说从无机物、矿物到植物、动物,到人,最后到天使,再到神。但在微观视角中,这条从

天上一直垂到地界的巨链



起来读书了 (木刻) 赵宗彪

程关生战友去世一周年之际,我怀着与诸多战友、学雷锋人同样的心情,再次来到龙华烈士陵园,瞻仰看望,献上一束思念的鲜花……

一年前的11月10日,从上海警备区退休后担任《雷锋》杂志副总监的程关生将军不幸去世。作为相识相知30多年的老部队战友、老新闻同行,他的名字仍然保存在我的通讯录里,朋友圈曾经的聊天内容经常翻阅,保存在相册里的图片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住院期间,将军病房的桌子上摆着一篇党课稿,里面留下了他用红笔圈改的笔记,临上手术台前,他还在做精心的修改打磨。这篇党课稿凝聚了将军数月的心血和情感的寄托。他常说,明年是建党百年,作为一名干了一辈子军队政治工作的老党员,应该为党做点什么。他经过深入思考,准备了一篇角度新颖、讲述生动、现实意义突出的党课稿,列入工作计划。将军结合多年工作经历,翻阅大量党史书籍,不断修正确定党课稿的主题框架;他走访沪上各大红色场馆,实地考察了一组组数据和一个个故事,确保内容的丰满



凝视自身:《神曲》中的怪物与魔兽

包慧怡

同时遵循满盈性、连续性、递进性这三大原则,链条上每个单一环节之间的差异又是几乎可忽略的,这就为像植物的动物、像动物的植物、“怪物”的存在潜在留出了“合法”的空间。怪物这个词,普林尼用monstrum,其实是对表示反常之物、畸形之物那个古希腊单词teras的拉丁文翻译。普林尼是古罗马作家,他认为怪物其实就是彰显着物种丰富,自然的力量很威严。所以我们看他的《博物志》或称《自然史》,他说很多远离大海的民族不应该被遗漏,在我们看见埃塞俄比

亚人之前,有谁会相信他们存在呢?普林尼的眼光可以说非常现代,或者说是一种“合理存疑”的兼容并蓄。他认为在眼见为实之前,我们需要为那些怪物先留好位置,它们目前没有被录入,只是因为还没有被看到,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怪物(monster)这个词源自拉丁文动词monstrare,就是要去示范,示范什么呢?他说这些怪物符号征兆其人,应该起到示范、示例、指示、表征的作用,让人看到上帝将会如何如其所示的那样对待人的身体。这是一个阴森森的一个讯号,他认为神意可以扭曲人的四肢,像我们在许多中世纪“T-O地图”边缘所看到的怪物图绘那样。简单说,如果这一辈子不好好做人,这些怪物可能就是来世的命运。但丁也是在这种传统下写作的。另外还有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他认为怪物一词来自拉丁文动词monere(预警)。

我对《神曲》里的怪兽做了一个生成机制的简单三分法:

1.物种混合。混合里面又分成人兽混合和兽兽混合或者杂交,一般人兽混合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怪物。很多是希腊传统里就有的,人马、鸟身女妖(Harpy),冥界的看守米诺斯等。兽兽混合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奇美拉这种四不像混合兽或者叫拼贴兽,地狱有很多这样的形象。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有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厉害的东西,它身上具有其他各种动物特长的集合。这种逻辑是两千多年以来制造怪物的主要逻辑,一个收集已知物种的特征来拼贴出未知物种的逻辑。

2.局部失衡或扭曲。这其中包括几大原则,比如说缺一个部分,无头人或者部分重复,三个头三个身体;或者局部太大,比如巨人,或者太小、太多、错位,比如鼻子和脚

尖的朝向是相反的。异形人(humanoid)本质上比所谓的兽更像人类,可以说是对人的一种偏离,基本上把它作为人类来理解。

3.想象与传说。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比如几千年来在各地的想象和传说里活跃的龙、凤凰等。很多曾经想象的神奇动物很可能是今天一个现实的动物。普林尼在《自然史》里关于大象写了近6页,这对惜字如金的古罗马作家是很不常见的。他写大象的种种特异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他没有见过大象。我们在古代和中世纪手抄本里看到的大象,跟真的大象也是很不一样的。

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关乎你如何定义什么是怪物,什么是他者,什么是非人。其实本质上关乎你如何理解什么是本族,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人。这个边界,怪物、人和非人、怪物和非怪物之间的边界一直是滑动的,一直是有待商榷的。普林尼自己就说过,你要是对非洲的那些埃塞俄比亚地区的热度,那个

烤焦人的热量有所了的话,你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那里有这样一些异形人。他并不假定那些非洲奇人比罗马人更没有人性,只是说他们很遥远、很陌生,特征和风俗奇异,仅此而已。

但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以貌取人”有教理上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没有一种外在的扭曲是无辜的”。但丁熟知于此:身体畸形其实是内心扭曲的外化和一种疾病的彰显,这也是《地狱篇》中“报复刑”或因果对应法则的出发点之一。

在《神曲》中,《天堂篇》虽然没有《地狱篇》那么“群魔乱舞”,但我推荐大家好好读一下《天堂篇》,因为写天堂要比写地狱难得多。想一想,地狱里扭曲的罪人和怪兽毕竟相对容易视觉化,人们也爱读。而天堂的福祉和美是难以诉诸语言和图像的。但丁的《天堂篇》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凡人如何想象和描述灵魂在天堂中的体验,诉说位于精神体验的“存在之链”上最高一级的、作为一种个体灵魂状态的“天堂”。(根据包慧怡在明珠美术馆讲稿删减整理)

杜甫在《月夜》中写道:“今日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本来是诗人望月思乡怀人,却把自己撇开,而写妻子望月怀人。

爱从对面飞来

张念龙

这是中国诗歌的含蓄,这种写法是诗从对面飞来。这也是文人隐约在字里行间的情感传递,是中国诗歌的味道,更是中国诗歌的艺术和妙处。不仅中国诗的写法如此,中国人的爱也这样委婉含蓄,特别是母爱。

父母和我住在一起,她想远在乡家的两个女儿,却从来不说,总是变着法表达她的思念。有一天早上起来,母亲一边给我和妻子端早饭,一边说昨晚做了个梦,梦到了老家,两个女儿想她,把她接了回去。然后又补充一句:“这两个没有良心的,我才不想她们呢!”我心想:“你不想她们为何总是念叨她们呢?”上班路上,我给姐姐和妹妹打电话,让她们赶快给母亲打电话。晚上,母亲说:“你姐和你妹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把她们聊的话复述一遍。有时我们吃好吃的,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当年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这个,你们跟着我和你爸受委屈了。”然后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往我姐姐和妹妹身上引,我知道母亲又想她们了,却不接话茬。母亲干着急,开始骂她们。我在一旁偷笑,下楼,又打电话让她们快跟母亲联系。

这就是母爱,琐碎的表达,笨拙、含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都能感受到,即便不在她的身边,也能感受到爱从对面飞来。

杜甫在《月夜》中写道:“今日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本来是诗人望月思乡怀人,却把自己撇开,而写妻子望月怀人。

午后暖阳下,和大胡子闲聊。大胡子是资深编辑。在我看来,他目光炯炯,胡须飘飘,左手拿笔,右手点烟,每日里不问柴米油盐,不知卡上工资几钱,是一个糊里糊涂不拘小节的人,但他作为父亲,也是细心的。

大胡子女儿学的是特殊教育,大学在偏远山区,如今是江南一名特教老师。我问他:“这是你帮她制定的特殊规划?”我知道他在女儿填报志愿时精心思虑,亲自操刀,想着这是他的别有用心。哪里知道并不是,这确实只是一个伪心的失误。

当年,小姑娘没发挥好,一本线差一点,填报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二本学校都上了投档线,因为专业不服从,被一一退档,最后调剂到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当“安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放在面前时,全家人都呆住了:这是个什么鸟的学校?一查,这是贵州的。安顺是个四级地级市,学校刚刚专升本。唉呀,这真是……

一度,大胡子想着让女儿复读,或者全日制自考本科。在作决定之前,大胡子只身前往山区考察探路,先看看这所学校到底啥情况,能不能托付。

事实是,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学术氛围都很一般,校园环境还不如小姑娘就读的高中。

当地招办和学校领导看到这位来自发达地区的作家先生为了女儿亲自来考察,十分热情地接待和介绍,表示小姑娘如果能来上学,专业任挑。学校的王牌专业就是特殊教育,录取通知书上写的也是特殊教育。小姑娘的高考分数是那里最高分,他们自然要用最好的专业招徕人才。

山高爹娘远,吃穿住行差。怎么舍得啊?但是,大胡子思忖再三,还是让女儿去了那所学校。这总归是一所国民教育序列的正经本科学校,专业也有特长性质。至于吃苦,那也是有好处的。总体上说是利大于弊。

弊是什么?除了生活条件差之外,一是同学间的人脉圈子小;二是缺乏大城市的大格局,孩子见识少,得到的锻炼也少。大胡子说:“当然,在那里也有那里的锻炼,有了这个就没了那个,总不能啥都占。”

我也颇有感慨:最好的年华没有在一二线城市学习,自然错过了繁花似锦。但人生错过何其多?旅途漫漫,不在乎那么一点。再说了,错过这个得到了那个,所以无谓错过与得到。

千里求学之路,山区的清苦生活,给到小姑娘的是不一样的磨砺。从鱼米之乡来的她,是同学眼中的白富美,这又是种不一样的体验。

当然,老父亲从招办打听到南通地区有两个男生当年也被录取到安顺学院。后来这两名男生和小姑娘结伴求学,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这三个孩子尽管高考是失利的,但后来也都有了不错的发展。大胡子女儿毕业后到了区残联当语训老师,之后又到江海博物馆做社教,边工作边考事业编。

前年,镇江特教中心招聘特教老师。巧的是,这次招聘是先面试再笔试,因为中心急需有实战经验的人才上岗。面试环节,大胡子的女儿因为有过残联的实践经历,加上社教工作的锻炼,稳获最高分。笔试环节也顺利通过,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编成功。

我问大胡子:“如果当年孩子高考发挥再好一点,或者填志愿如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应该也是考了师范,她喜欢英语,可能是一名英语老师。”

人生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能做回你想有的样子,过上你想过的时光。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别急!

午后暖阳下,和大胡子闲聊。大胡子是资深编辑。在我看来,他目光炯炯,胡须飘飘,左手拿笔,右手点烟,每日里不问柴米油盐,不知卡上工资几钱,是一个糊里糊涂不拘小节的人,但他作为父亲,也是细心的。

大胡子女儿学的是特殊教育,大学在偏远山区,如今是江南一名特教老师。我问他:“这是你帮她制定的特殊规划?”我知道他在女儿填报志愿时精心思虑,亲自操刀,想着这是他的别有用心。哪里知道并不是,这确实只是一个伪心的失误。

当年,小姑娘没发挥好,一本线差一点,填报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二本学校都上了投档线,因为专业不服从,被一一退档,最后调剂到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当“安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放在面前时,全家人都呆住了:这是个什么鸟的学校?一查,这是贵州的。安顺是个四级地级市,学校刚刚专升本。唉呀,这真是……

一度,大胡子想着让女儿复读,或者全日制自考本科。在作决定之前,大胡子只身前往山区考察探路,先看看这所学校到底啥情况,能不能托付。

事实是,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学术氛围都很一般,校园环境还不如小姑娘就读的高中。

当地招办和学校领导看到这位来自发达地区的作家先生为了女儿亲自来考察,十分热情地接待和介绍,表示小姑娘如果能来上学,专业任挑。学校的王牌专业就是特殊教育,录取通知书上写的也是特殊教育。小姑娘的高考分数是那里最高分,他们自然要用最好的专业招徕人才。

山高爹娘远,吃穿住行差。怎么舍得啊?但是,大胡子思忖再三,还是让女儿去了那所学校。这总归是一所国民教育序列的正经本科学校,专业也有特长性质。至于吃苦,那也是有好处的。总体上说是利大于弊。

弊是什么?除了生活条件差之外,一是同学间的人脉圈子小;二是缺乏大城市的大格局,孩子见识少,得到的锻炼也少。大胡子说:“当然,在那里也有那里的锻炼,有了这个就没了那个,总不能啥都占。”

我也颇有感慨:最好的年华没有在一二线城市学习,自然错过了繁花似锦。但人生错过何其多?旅途漫漫,不在乎那么一点。再说了,错过这个得到了那个,所以无谓错过与得到。

千里求学之路,山区的清苦生活,给到小姑娘的是不一样的磨砺。从鱼米之乡来的她,是同学眼中的白富美,这又是种不一样的体验。

当然,老父亲从招办打听到南通地区有两个男生当年也被录取到安顺学院。后来这两名男生和小姑娘结伴求学,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这三个孩子尽管高考是失利的,但后来也都有了不错的发展。大胡子女儿毕业后到了区残联当语训老师,之后又到江海博物馆做社教,边工作边考事业编。

前年,镇江特教中心招聘特教老师。巧的是,这次招聘是先面试再笔试,因为中心急需有实战经验的人才上岗。面试环节,大胡子的女儿因为有过残联的实践经历,加上社教工作的锻炼,稳获最高分。笔试环节也顺利通过,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编成功。

我问大胡子:“如果当年孩子高考发挥再好一点,或者填志愿如愿,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应该也是考了师范,她喜欢英语,可能是一名英语老师。”

人生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能做回你想有的样子,过上你想过的时光。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别急!

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1971年秋,阳光灿烂,在吉林延边珲春县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新开的稻田里,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集体户贫下中农户长朴万吉和上海知青黄德勤、祝亚男、王绮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扬花结穗的水稻,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1969年3月初春,17名上海知青乘火车、坐汽车,四天三夜,日夜兼程来到小盘岭大队插队落户。

这里地处祖国东北边陲,高山峻岭,森林密布,都是山坡地和石头地,一年之中大半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当地农民祖祖辈辈在这种植玉米、大豆,从来没种过水稻,吃惯了粗粮、杂粮。上海知青下乡到这儿吃不惯杂粮,不由得萌发要种水稻吃大米饭的念头,

上海知青的建议得到大队党支部的支持。第二年开春,大队选择一块靠近小盘岭公路旁山脚下的水泡地作为种植水稻的试验田。这是一块石头多、土层薄、比较潮湿的山坡地,改种水稻后,亟需捡石头填补腐殖土。

当时,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这块水泡地面上还积有一层薄冰。上海知青下乡不久,还没带雨鞋,大多光着脚下捡石头,一阵寒颤袭来,顿感脚底透凉,寒彻心扉。可是,他们咬牙坚持着。不少女知青将捡出的石头放到箩筐里,手扶头顶运了出去。男知青们赶着牛车不停地从山脚边拉来黑色的腐殖土,铺在水泡地里,改良土壤。然而,初种水稻,缺乏经验,将成筐的稻谷浸泡水后,发了芽,直接放到平整过的水泡子稻田里,因铺在石头地的腐殖土太少,水顺着石头缝隙流掉

了,结果只长苗,不结穗,颗粒无收。

大队党支部认真吸取教训,登门邀请县水利局、县科技局的技术员到现场指导,解决水源不足、水温较低、培育秧苗等问题,再次试种水稻。

1970年秋收后,县水利局

稻米飘香深山坞

王宝发

派了技术员到东沟现场测绘,制定了工程规划,兴起了开挖引水渠、引水下山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知青们一起出工,女知青张振东在开挖引水渠中带头挥起了铁镐,一不小心,溅起了小石粒竟打在了自己的额头上,头破血流,但她轻伤不下火线。在她带动下,短短一个多月,大家一起开挖了一条二三

里长的引水渠。

第二年春天,县里的科技人员上门指导,精心育苗,山坡地里选了一块试验田,在垄沟里竖起了牌子,搭起了塑料棚,物色了五个农民,配合科技人员进行育苗试验。集体户女知青王绮媛是其中一位。从此,她每天起早贪黑,钻进塑料棚里,观察秧苗长势,寻找适应秧苗生长的温度、水温。后来,水稻秧苗从试验田成功移栽到大田。在大家努力下,采取了多采光、用黄粘土堵塞石头地缝隙漏水,以及在引水渠上铺设塑料薄膜,保持水温等措施,较好解决了小盘岭地区面临的无霜期短、日照少(年日照仅120天)、地里石头多、易渗水,以及水温低等难题,确保了水稻顺利生长。

1971年10月18日,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暴雨一

下把挺立的稻穗刮得东倒西歪。这时大伙穿着雨披,冒着风雪,冲了出去,挥舞着手中的镰刀,很快割下一亩半的水稻,从雪地里将丰硕成果抢收到手。

当大队将收获的大米分到大家户时,二三十户人家立即烧火做饭,竖立的烟囱上空顿时炊烟袅袅,稻米飘香深山坞中,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试种水稻终于成功了,我们吃到大米饭了。”知青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这是小盘岭大队农民和上海知青一起创造的奇迹,填补了高寒山区种植水稻成功的空白。1972年,《延边日报》《吉林日报》先后报道了他们的事迹。

疫情下难得的团圆成了全家人最好的慰藉。明日请看本栏。

一切都会是你希望的样子

管弦乐

